

海 潮 著

# 共产主义运动 反思录

信雅图书公司

谨以此书纪念苏共垮台与苏联解体十周年

共产主义运动  
反思录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本书由台北信雅图书公司于二〇〇二年十月出版发行，现翻印成简体字本，并附上陈铁健的书评，一并发给大家，作为内部材料，仅供参考，切勿外传！

## 代 序

海潮著《共产主义运动反思录》值得一读

陈铁健

产主义运动一经出现，便如“幽灵”（马克思语共）一般惊世骇俗，而共产主义运动与苏俄的衰亡，则验证了60年前陈独秀的预见：“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沿着这一思路，拜读海潮所写《共产主义运动反思录》（台北版），深感作者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角度，纵论100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使得此书在近年问世的同类著作中，更具反思深度和理论色彩。

作者认为，“马克思特别强调辩证法的否定性和批判性，”“他只注意到辩证法‘破’的一面，而忽略了辩证法‘立’的一面，因此在他那里，辩证法就成了一种主要是破坏性的哲学工具”。作者指出，马克思哲学以辩证法名义过分强调矛盾的斗争性而忽视同一性，过分强调人性恶而忽视人性善，过分强调社会革命和破坏而忽视社会改良和建设。这就为他的正统派继承者们把他的哲学归结为“斗争哲学”并用以推行极左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暴力革命论为基础，也为实践证明是不可取的。本书认为，“凡是实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一能够实现普遍的繁荣和幸福”，而“发达的资本主义比贫穷的社会主义更加接近于马克思关于公正社会的理想”。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在马克思时代没能实施，但他的正统派继承者们却恪守

这个理论，加以实践，并把它极端化，形成“左”的绝症，造成了种种可怕的后果。

本书充分论证列宁及其理论与实践的功过。指出列宁的革命理论来源于马克思，又远远超出马克思，其功大过也大。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一是采取暴力手段，二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特别是不受自己所定法律的约束。斯大林、毛泽东、布尔布特对此都心领神会，得其真传，并付诸于实践。共产主义阵营各国长期推行以党治国，实行阶级专政——党专政——领袖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也肇端于列宁的理论。列宁缔造的苏联，是空想主义的早产儿，带有暴力、恐怖、专制、独裁、腐败等一切不良特征，并为斯大林所“发扬光大”。列宁所缔造的共产国际，不过是一个推行世界性暴力、恐怖的“极权和争霸组织”。作者认为，“这些错误，不能完全归咎于列宁本人，它们也是那个不幸的历史环境的产物。”此诚为客观公允的不刊之论。

海潮先生自谓，青年时代即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崇拜得五体投地，把他们的理论奉为神圣，并熟读精研他们的著作。马列重要著作，通读不下10遍20遍，且能大段背诵。即使历经长期磨难，仍对马列主义深信不疑。直到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世界和中国发生重大历史事件，才使他猛省，重新审视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及其理论源流演变，做正本清源的探索和反思。作者以其哲学和史学的深厚功底，以其对苏俄的多次考察经验，积十年之功写成这本书，向读者献出他的初步研究成果，并“作为对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10周年的一个纪念”。

本书自成一家之言，不一定完全正确，其意义与其说它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的是非功过作出定性和结论，不如说它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探索与反思共产主义运动的空间，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经历和感悟，作出自己的探索与反思。

（本文首发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安庆市陈独秀学术研究会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2003年3、4合刊）

## 第一章 马克思的理想

按照共产党国家官方审定的理论课本，共产主义被赋予三重含义：第一，它是一种“最科学”的理论体系或思想体系；第二，它是由这一理论体系所揭示的“最合理”的社会制度；第三，它是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以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为最终目标的实际运动，即共产主义运动。

1842年，刚从柏林大学毕业不久的年青哲学博士卡尔·马克思担任在德国科伦出版的激进资产阶级报纸《莱茵报》的主编。从那时起，他迅速地在哲学上从黑格尔派唯心主义转向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政治上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刚刚兴起的共产主义。但是无论在哲学唯物主义方面还是在政治学共产主义方面，他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正是这些独特的理论，再加上他后来所创立的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说，就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包括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即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后来被命名为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在这一运动获得胜利的国度中所建立的共产主义制度（其初级阶段被叫做社会主义），无不是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或打着这一理论体系的旗号进行的。因此我们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析和反思要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开始。

《莱茵报》的工作使马克思接触到许多社会实际问题。他作为一个朝气蓬勃的有志青年，早就树立了为人类幸福献身的远大理想。这时他不仅在政治上为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而斗争，

而且在经济上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他们的切身利益进行辩护。但是当他感到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不足以应付复杂的经济纠纷问题时,特别是当他在《莱茵报》上不断听到来自法国的带着哲学色彩的共产主义呼声而他却感到无力加以评判时,他就决心乘《莱茵报》被查封之机,退回到书房中去从事系统的理论研究。

1843年马克思移居巴黎,并在那里开始接触工人运动。为了解决使他苦恼的问题,他经过努力钻研写出了第一批理论著作,发表在《德法年鉴》上。其中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他明确提出了“人类解放”的思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他把“无产阶级”看成是实现人类解放的“物质武器”。这些文章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开始建立自己的新世界观的最早宣言。在往后的研究中,他不断改进、充实和提高自己的新理论,并且在弗里德利希·恩格斯的协助下使这一新理论系统化。马克思之所以需要这样做,首先是因为这一世界观当初是建立在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道德义愤和理智直观基础上的,因此他需要静下心来,自己先把问题搞清楚,为此他曾写下大量笔记;其次是因为他坚信必须用令人信服的理论去武装群众的头脑,否则就不能发动一场实际的运动,这就是他当时所说并成为他的名言的那段话:“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下面我们把马克思的理论分成三个阶段来加以分析,它们是:一、哲学人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阶段;二、经济学剩余价值论的共产主义理论阶段;三、政治学无产阶级专政论的共产主义理论阶段。当然这种划分是非常笼统的,因为实际上它

们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分明的，相反却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

## 一、哲学人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阶段

这个阶段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主要标志的。这部手稿本来是想作为一部系统的著作出版的，内容丰富多彩，涉及哲学、法学、道德、政治、经济学等各个领域，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集中体现。在这部手稿里，马克思用哲学的眼光来审视一切。他不仅用哲学眼光来审视人本身，而且用哲学眼光来审视德国的政治制度和法英的经济制度。这时他主要是一位哲学家，他的方法主要是来源于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他的观点主要是来源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当然，马克思有许多独到的和新颖的见解。下面是这部手稿的两个主要成就。

### 1. 人本学唯物论

马克思在《手稿》的《序言》中宣称，要以一本单独的著作来对所批判的材料的整体联系加以阐明，同时对这些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这就是《手稿》中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部分。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确立了他的人本主义世界观，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点：

第一，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充分肯定。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德国人对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是由费尔巴哈的发现才打下真正基础的。他把这一发现称之为“实证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马克思列举费尔巴哈的主要功绩是：（1）他证明了黑格尔哲学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2）他把人与人

之间的社会关系当作理论的基本原则，从而为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奠定了基础；（3）他把实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指由感觉所直接证实的肯定，即“感性的事物”），同黑格尔的通过否定之否定所达到的“绝对的肯定”（即绝对精神）对立起来。这样，马克思就通过向唯物主义的复归，为他的经济学说确立了坚实的人本主义理论基础。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从中救出了辩证法。

第二，对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的吸取。马克思敏锐地发现，黑格尔哲学的最后成果是它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并且把“现实的人”看成是他自己劳动的结果，同时他把人的“自我创造”看作是一个外化（异化）和外化的扬弃，即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样，马克思就为他的经济学说找到了“否定的辩证法”这一方法论基础。

看得出，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预示出要把费尔巴哈的唯物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以建立他的全部学说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基础。

## 2. 劳动异化论

马克思在《手稿》中，针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提出了他的劳动异化论，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关系。马克思同意黑格尔把劳动看作是人的本质的观点，但他反对黑格尔把劳动仅仅看作自我意识的活动即精神的活动，而把劳动看作是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即“生产活动”。与此同时，他批评黑格尔只看到劳动

的积极方面，即“人的自我确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方面，即劳动的异化方面。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正是劳动的异化或异化劳动成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的原因。正是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工人同资本家的对立。

第二，异化劳动的种种表现。这些表现包括：（1）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即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同劳动者相对立；（2）对劳动者来说，劳动本身成为外在于他的东西，因为劳动者在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3）人的类的本质即劳动变成与人异类的本质，即变成仅仅是维持他的个人生活的手段；（4）由于上述三个方面，人从人那里异化出去，也就是说，当人与自己本身相对立的时候，其他人也与他相对立。马克思从上述四个方面的异化中得出的结论是：“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劳动者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是变成廉价的商品。随着实物世界的涨价，人类世界也正比例地落价。”

第三，异化劳动的扬弃。马克思认为，要克服异化劳动和消灭私有制，就必须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而且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复归。这样，马克思就借助于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达到了他的共产主义结论。

显然，马克思的这套理论，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学说，勿宁说是一种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哲学。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思辨的结果。毫无疑问，用这套理论去指导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是不中用的。但尽管如此，这里最可贵的还是重视人，从人性出发，最后又归结到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解放和人的幸福。这就为后来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提供了依据。当然也应当注意到，马克思这里所推崇的否定的辩证法所蕴藏着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萌芽。他后来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也在这里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和劳动异化论思想，为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新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引起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就是在许多原共产党国家的学术界中，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也一度成为热点，但由于官方的干预，这种学术热很快就冷却了下来。

## 二、经济学剩余价值论的共产主义理论阶段

这个阶段是以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和 1867 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为主要标志的。这两部著作都是在英国完成的，从 1849 年起马克思在英国定居，一直到去世为止。

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是剩余价值论，它与唯物史观一起被看作是马克思的两大科学发现。这两种理论紧密相连，构成马克思全部学说的两大支柱。正是由于这两种理论发现，马克思毅然放弃了他早期的人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而转向了剩余价值论的共产主义理论。这种共产主义理论连同它的哲

学基础，可以概括如下：

### 1.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新学说的哲学理论基础。但是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对他的这一哲学理论作过系统的论述。系统化的工作主要是由恩格斯完成的，马克思本人则只是提供了一些原则性的表述。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表述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他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他甚至在观念的名称下把它变成了独立的主体）是现实的创造主，而现实只是创造主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性的东西而已。”又说：“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里他特别强调辩证法的否定性和批判性，而完全不顾原来黑格尔辩证法所包含的综合性和建构性。换句话说，他只注意到辩证法“破”的一面，而忽略了辩证法“立”的一面，因此在他那里，辩证法就成了一种主要是破坏性的哲学武器。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

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应当说，马克思的哲学新论不仅蕴藏着精深的内容，而且具有恢宏的气势，其中的一些基本原理至今仍不乏现实意义。但其不足和失误的地方也是不少的。首先，同原来的人本主义哲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新哲学中人的概念被忽略了。在巨大的物质体系和历史洪流中，人的价值和尊严被无情地吞没了。于是辩证唯物主义变成了关于物质及其运动的几条一般规律的枯燥陈述，历史唯物主义则变成了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的武断推演。其次，新哲学以辩证法的名义过份强调矛盾的斗争性而忽视同一性，过份强调人性恶的一面而忽视人性善的一面，过分强调社会革命和破坏的一面而忽视社会改良和建设的一面。这就为他的正统派继

承者们把他的哲学归结为“斗争哲学”并用以推行极“左”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再次，马克思本人依据自己的新哲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在他看来，这种制度刚刚兴起三四百年就该寿终正寝了。殊不知，亚细亚的（即原始的）生产方式延续了上百万年，古代的（即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和封建的生产方式都各自延续了上千年，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仅有三百年的历史，还正处在青年时期，它的潜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它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修复的能力还没有完全展示出来，因此是决不会那么容易就灭亡的。现在历史已经否定了马克思匆忙做出的结论。

## 2. 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借鉴英法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创立了一套完整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把商品生产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于是他的理论就从商品分析开始。他首先区分了商品的二重属性，即使用价值和价值，并提出商品的这种二重性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用他的说法就是：“一切劳动，一方面……当作等一的人类劳动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当作具体有用的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

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商品的价值则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于是他就得出结论：劳动不仅与自然物质（如土地）一起共同成为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源泉，而且本身又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就是说，劳动创造了价值。马克思最关注的就是商品的价值。在他看来，商品价值的实体就是等一的

人类劳动。一个商品所包含的价值量，即必要的劳动时间。但劳动总是同一定水平的生产力相关联。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同使用价值（物质财富）的多少成正比，即生产力水平越高，用同等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物质财富）的数量就越多。但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却同包含在使用价值（物质财富）中的价值成反比，即生产力水平越高，创造同一数量的使用价值（物质财富）所需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所含的价值量也就越少。

这里的问题是在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究竟是什么样的劳动？马克思把劳动定义为“人类脑髓、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支出”，显然这里是指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即普通工人和普通农民的劳动。他还把这种劳动区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认为在计算时复杂劳动可以按一定比例折合成简单劳动，并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简单劳动构成劳动总量的极大部分。”这样在马克思看来，真正创造价值的就只有象工人和农民那样的体力劳动者，而与脑力劳动者（工程师、会计师、管理人员等）没有多大关系了。固然马克思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又提到，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劳动者的概念必然会扩大成为“总体劳动者”，使之包括“不一定要亲自动手”的脑力劳动者，但在他看来他们不过是作为总体劳动者的“一个器官”，完成某种“附属功能”而已。这里对脑力劳动的轻视还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体力劳动者的数量同脑力劳动者的数量相比，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现在的情况则不同了。现在，至少在发达国家里，社会财富的增长，价值总量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体力劳动者，而是依靠作为总体劳动者一个“器官”的脑力劳动者，依靠他们的发明和创造。

因此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提出，现在必须用知识价值论来代替劳动价值论。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 3. 剩余价值论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进行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发财致富，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仅要生产一个使用价值，并且要生产一个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并且要生产价值，又不仅要生产价值，并且要生产剩余价值。”那么什么是剩余价值？它是从哪里来的？于是马克思就开始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即价值的增殖过程。

马克思发现，资本（包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流通的总公式是： $G$ （货币）—— $W$ （商品）—— $G'$ （更多的货币）。他把货币流通过程中的这种加量或原价值以上的超过额叫做剩余价值，它的“转化形式”就是利润，其总和则是国民收入。这个剩余价值是哪里来的？马克思把资本总额分为不变资本（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可变资本（用来购买劳动力，即支付工人工资）两部分。他认为由不变资本转入到产品中的价值不会有任何增殖，但可变资本则不然，“它的运动的每一瞬间都形成追加的价值”。于是他论证说，货币所有者之所以能够幸运地获得剩余价值，是因为他能够在市场上买到这样一种“特别的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或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价值的创造，这样一种独特的商品就是劳动力。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价值，即按照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的价值）付给劳动力所有者（即工人）一定的报酬（即工资），但却强迫劳动力所有者进行超出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比如资本家一日付给工人6小时劳动应得的报酬，

却让他干 12 小时的活，这样资本家就无偿地占有了工人 6 小时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与工人实得工资（即可变资本）的比例叫做剩余价值率，这里恰好是  $6/6$  即 100%。马克思断定：“只有可变资本部分能创造剩余价值”。

马克思还指出，资本家增加剩余价值有两种方法，一是尽量延长工人的工作日（“绝对剩余价值”），一是设法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无数实例说明最初资本家是如何出于“狼一样的对剩余价值的贪欲”迫使工人（包括女工和童工）每天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干 12—18 小时甚至 20 小时的活，以致一些工人被活活累死。看着这无数催人泪下的实例，谁能不对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义愤填膺呢？后来，只是由于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斗争，也由于社会正义舆论的呼吁，才迫使资产阶级政府制定缩短工作日的法律。例如在英国，1860 年前后一些行业男工的劳动日被限定在 12 小时，童工和女工被限定在 10 小时。后来工人阶级又为 8 小时工作日制进行了广泛的斗争。在劳动日已被限定的情况下，资本家就用设法提高生产力（主要靠组织协作和使用机器）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办法来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其结果就是马克思所说：“增进劳动力，使商品便宜，并由商品便宜，使劳动者自己也变得便宜”。于是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程度增加了。

马克思自以为，经过对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发现，资本家“赚钱术的秘密”即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就被揭露出来了。这样马克思就为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最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找到了理论根据。恩格斯则根据马克思的这一发现断言社会主义理论已经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诞生于工业革命的初期。这种理论在当时或许是有道理的，但并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现在的情况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社会财富、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都大幅度增加了，但与此同时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劳动的劳动者人数在大幅度地减少，而从事信息产业即信息业的劳动者人数却在大幅度地增加。以美国为例，按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一书提供的资料，1980年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占13%，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3%，而从事信息业的人员（计算机程序编制员、教员、职员、秘书、会计、证券经纪人、保险业者、官员、律师、银行业者、技术员等）则超过60%，他们创造的产值也早就超过了50%。如果按马克思的理论，信息工作者所创造的价值就都不算数了，或者都应当归到产业工人和农民名下，那就等于说只占人口16%的产业工人和农民养活了整个国家。退一步说，信息业工作者（他们是脑力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值如果是算数的，那岂不是说占劳动者半数以上的脑力劳动者创造了大部分价值从而也创造了大部分剩余价值吗？再进一步看，有人估计在20世纪结束之前，美国工厂中有50%到75%的工人可能被机器人取代。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这些机器人也应该是一种“特别的商品”，因为它们的消费本身也是价值的创造，而且它们干的活更多、更好，所需费用更低，因而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也更多。因此，如果这种猜测在哪一天真的实现了，那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岂不更是不攻自破了吗？当然，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上面的猜测并没有实现，但情况仍有许多变化，而所有的变化都更加不能支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